



雪国热鬧镇

沈阳军区文学佳作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小 说

- 敬礼！妈妈！……………宋学武（1）
- 三角梅……………王中才（15）
- 雷国热闹镇……………刘兆林（30）
- 司令员一家……………李占恒（45）
- 明天，昆明天气晴……………官魁斌（59）
- 有这样一个小女兵……………中 夙（74）
- 铁门里的女军人……………戴 俊（84）
- 列车驶过凤凰山……………杨 闯（102）
- 会晤，在三角湾国境……………梅新生（123）
- 有泪，就让它流……………邱晓光（136）
- “福尔摩斯”笔记……………冷冶夫（149）
- 唐太宗便桥退兵……………常万生（157）
- 小小说十五篇……………鲍晓、刘英学、
吕永岩、蓝景林、崔 文、
于利华、曹明绪、贾泽宗、
孙曙光、潘雪松、黄家琦、
余勋国、王彦春、王显章、
张纪元（170）

诗 歌

- 南线诗篇（组诗）……………胡世宗（201）
- 热血（组诗）……………刘秋群（207）

他，还不是英雄（小叙事诗）·····	李金河	(211)
金色的轮迹（组诗）·····	柳 坛	(218)
北疆兵歌（组诗）·····	于会元	(222)
雕像情思·····	孙旭辉	(226)
连长家属来队的时候·····	尹伟达	(230)
希望·····	王广生	(232)
一把手的交谈·····	张云晓	(238)
战士的歌·····	赵金钟	(240)
短诗一束·····	赖以土、金国旗、 施克生、吴万民、杨开映、 高万军、李晓军	(242)

报告文学

爱，你是太阳·····	张正隆	(253)
汨汨生命泉·····	杨民青	(267)
共产党人的骨骼·····	田玉文	(275)
姓氏繁多的子孙·····	郭万丰、白玉权	(289)

散 文

风雨太平洋·····	王文杰	(300)
礁石·····	庞天舒	(306)
梅雨时节·····	杨学泉	(310)
山草青青·····	刘继赴	(316)
延吉书简·····	曾凡宏	(319)
候鸟卫士·····	于宪东	(325)
呦呦鹿鸣·····	孙威武	(335)

评 论

在这片辽阔丰饶的土地上（代跋）·····	黄国柱	(340)
----------------------	-----	-------

敬 礼！妈 妈！

宋 学 武

—

我总觉得陆小芄有话要和我谈，我也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出来，就这样匆匆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我呢，也只好把要说的话深深地埋在心底。这使我这颗痛苦得几乎都要流血的心更加压抑和沉重。然而，这些我都顾不得了，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向陆妈妈交待啊！

我怀着负罪的心情在火车站出口处徘徊，瑟瑟秋风卷着残枝败叶袭来，我更感到一阵阵悲凉和痛楚。我既希望快些见到她，却又怕见到她。当广播员那毫无感情的声音通知列车就要进站的消息时，我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以至于往月台上瞧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是祈求尽快得到老人家的谅解，还是不忍心过早地刺痛老人家的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应该说，这次接站，我是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的，见面后怎么称呼，第一句话说什么，我都反复想过多遍。我知道，陆妈妈心脏不好，怕她经受不住这意外的沉重打击，还特意申请上级派来两名医生，以防万一。

我想象不出陆妈妈见到我们时会是什么表情，我曾经在陆小芄那里见过她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照；小芄撒娇地依偎在她的怀里，小芄的哥哥陆小安调皮地勾着她的脖子，陆妈妈慈祥地笑着，但笑得很适度，既不是大笑，也不是那种为了照像而故意挤出来的做作的笑，这笑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仿佛笑的潮水在心里装满了，只溢出那么一点点。据小芄说，这是一九七七年，接到

给死去的爸爸平反通知后留下的纪念。不久，她就把儿女都送到部队当兵了。

小芄还告诉我，妈妈非常喜欢她和哥哥。母亲疼爱子女，乃是人之常情，而陆妈妈对小芄和小安的爱，似乎更执著。就在爸爸在牛棚里死于非命的那天晚上，十二岁的哥哥拿起菜刀要和他们拼命。妈妈厉声喝道：“你先把我杀了吧，我不愿意看着你们先我而去！”然后，又用哀求的口气说：“孩子，妈理解你的心，但妈求求你，你也要理解妈妈的心啊！你可以没有父亲，也可以没有母亲，你的父母迟早都要离开你们，可我活着，不能没有你们呀！”说完，母子三人抱头大哭。

从陆小芄的介绍中，我完全理解了一颗慈母之心。所以，当她一再来信让小芄复员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孤寂的老人倚门望归的情景。在我的说服下，陆小芄终于同意今年年底就回到妈妈身边去。可是，她的女儿回不去了，永远永远回不去了，她能经受得了吗？

“呜——”，火车进站了。

接站的人们拥围在铁栏外面，急切地在如潮水般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亲人，一旦相见，有的狂欢，有的流泪，有的握手，有的拥抱。此情此景，更象针扎一样刺着我的心。假如陆小芄此刻也站在这里，我相信她会比谁都激动，会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撒个娇，或者搂着妈妈的脖子跳起来，就象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

接站的和出站的几乎都走光了。站前广场上很快沉静下来。最后，从月台上缓缓地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修长的身材，穿一件咖啡色的尼龙衫，整洁、深沉、庄重。我断定她就是陆妈妈，但比起照片上的陆妈妈明显地苍老了。浓密的头发已掺进缕缕白丝。脸庞清瘦，眼窝微陷，一双干涩的眼睛周围，罩着淡淡的黑晕。当我们和她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并且借故拍拍身上的风尘。然后又挪动那疲惫的双腿向我们走来。每一

步都仿佛踩在我的心上。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们就是陆小芄的战友了。”看得出来，老人家尽力想挤出一丝笑，但脸上的肌肉颤了颤，终于没有挤出来。

我咬着嘴唇，极力控制着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紧握着老人的手。

陆妈妈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久久地，久久地审视着我。终于，我控制不住自己，一汪热泪涌出了眼眶，我慌乱扭头挥去。而老人却似乎领悟了什么，赶紧将目光移开，步履蹒跚地向车子走去。

二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奔驰。车子里沉默极了，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搅得人一阵阵心烦。我好生奇怪，我给陆妈妈发报的电文明明写的是“女儿病危，速来队”，接着做母亲的正常心理，一下火车就要急不可待地询问病情如何，住院与否，可是陆妈妈一句都不问，好象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莫非她……

越是这样，我的心越是忐忑不安。我索性闭上眼睛，想平静一下这纷乱的心绪。可是那悲惨而又壮烈的一幕，却总在我的眼前浮现……

应当承认，陆小芄的死，我是负有完全责任的。昨天下午，按照训练计划，我们电话检修站进行手榴弹实弹考核。我考虑到站里有七、八个女兵，特意选了个坡形地，而且事先挖好了两个掩体。一般情况下，这是万无一失的。

当我喊到新兵杜欣欣的名字时，在一旁负责记录的陆小芄对我说：“方站长，杜欣欣是不是就免了吧？”

“为什么？”我问。

“她胆子太小，况且又是第一次，万一……”陆小芄发现杜欣欣已经走进掩体，脸色绯红，下半句又咽了回去。

陆小芑是老兵，而且是唯一的党员班长。工作上，她是我得力的助手，业务上又是全站出色的尖子。她的建议，我总是采纳的时候居多。但这一次，我却没听。我想，胆小怕什么，越是胆小越要让她尝试一下，体验体验；第一次，谁没有第一次，你陆小芑第一次投弹时还捂耳朵哩。但是，我还是照顾到陆小芑的面子和杜欣欣的虚荣心，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样吧，先投一枚教练弹试试，如果达到二十米，就给你真家伙。”

说实在的，在这样的有利地形上，哪怕扔出五米远就安然无事。但为了说服陆小芑，我故意把保险系数扩大了四倍。

杜欣欣也许是为了在她的班长面前证实一下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涨红了脸，使足了劲，一下子投出二十二米！

“行！”我鼓励杜欣欣，同时看看陆小芑。陆小芑对我莞尔一笑，不说什么了。

但是，当我把一枚实弹交给杜欣欣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抖动得厉害。我一面给她壮着胆子，一面替她把手榴弹的尾盖拧开，勾出圆形环，套在杜欣欣纤细的小手指上。

“站长，不会把手榴弹拉回来吧？”杜欣欣不放心地问，就连声音也变了样，只用三个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弹柄，小指和无名指颤巍巍的一直不敢握紧。

我笑了：“拉不回来。如果手榴弹能拉回来，兵工厂的工人都该枪毙了。”

但是，我也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实弹和教练弹虽然在形状、重量上是相同的，可是对于新同志来说，产生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我真担心杜欣欣一紧张，把手榴弹扔在脚下。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于是，我让陆小芑离开，到后面的掩体中去，如果真的出现意外，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谁料到，事情比我估计的更坏。杜欣欣大概想把手榴弹掷得更远些，结果，力用得过猛，而手又握得过松，反倒一下子甩到

了后面去，手榴弹“啞啞”地冒着蓝烟，沿着相反的方向，摇摇晃晃地在空中划了个抛物线，落在后面掩体沿上，又顺坡滚落在掩体里。我的头“嗡”地一声，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散开！”跃出掩体，飞跑过去。在那里隐蔽的战士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们忘记了躲避，不知道呼喊。刹那间，我发现一个矮健的身影猛扑过去，接着就是一声巨响……

我从血泊中把陆小芄抱起来。

“陆小芄！小芄！芄芄！”我摇晃着她的肩膀拼命地喊。

“班长！小陆！陆班长！”男女战士们围上来哭叫着。

陆小芄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她那血肉模糊的脸上，并没有英雄们临终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欣慰的笑容，也没有说出英雄们临终时所要说的感人肺腑的话语，更没有弥留之际那种痛苦、哀怨的神情。她仍然象平时那样，安详、沉静。良久，她慢慢睁开眼睛，看看大伙，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也许是她意识到自己躺在我的怀里，嘴角上流露出不易察觉的满足，给了我一个深沉的笑。我看她翁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来。最后，她几乎拼着全力，轻轻地呼唤着我：

“文杰，都告诉……妈妈吧，……”

不知道是小芄没有说完呢，还是我没有听清，我只觉得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仿佛有一面铜锣在我头脑里轰鸣，我感到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般地悸动，脑袋象给什么东西压着，快要炸裂了。我后悔当初没听小芄的话，后悔不该让小芄离开我的身边，后悔以前没和她推心置腹地谈一次心。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没来得及和她说呢，她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过了足有三分钟，战士们仿佛一下子从极度的悲痛中猛然清醒过来，不约而同地围上了杜欣欣。

杜欣欣一直呆呆地站在原地没动。神经似乎麻木了，没有眼泪，也不说话。

“胆小鬼！”

“废物！”

大家七嘴八舌地向她吼着，有的男兵气愤得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竟然要动手打欣欣。杜欣欣仍然一动不动。她不恐惧，也不争辩，那神态，仿佛倒希望大家给她一顿拳脚。

我理解大家的感情，但我还是喝退大伙，给杜欣欣解了围。

现在杜欣欣怎么样了？陆妈妈能原谅她吗？这可都是我的责任啊！

车子眼看就要到检修站了，我的心又慌乱起来。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与其让老人家到站里知道，还不如在车上就主动告诉她，至少要给她个思想准备。于是我说：

“陆阿姨，小芄她……”

“同志们都好吧？”陆妈妈却岔过话题。

我急忙回答：“好，都好。”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折磨她了：

“阿姨，我实在对不起……”

“你叫方文杰是不是？小芄经常提到你，我下火车一眼就认出你来了。”陆妈妈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又把我的话截断了。

哎，陆妈妈呀陆妈妈，事到如今，莫非你是真的蒙在鼓里呢，还是故意……

三

我们电话检修站设在边远但并不偏僻的小山沟里，负责南北六十华里电话线路的检查、维修工作。站里的屋舍建筑和生活气息，就象一座学校。红墙白瓦在翠绿的山林环抱中，显得格外醒目。要是在平时，在三百米以外你就会听到院子里的笑声、歌声或者喧闹声。然而今天，宽敞的院子冷冷清清，静若无人，就连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也仿佛收起了平时的笑脸，整个检修站都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担心起今后大伙的思想情绪。站里的人并

不多，二十几个男兵和七、八个女兵，虽然来自天南地北，远离亲人，但彼此都能和睦相处，就象兄弟姐妹一样，俨然是一个大家庭。女兵们多来自城市，他们性格开朗、纯真、乐观，喜欢整洁，但也难免有些娇气和优越感；男兵来自农村的居多，他们朴素能干，性情豪爽，耿直宽容，但也有他们拖拉、倔强的个性。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倒把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和谐。女兵们接到家里寄来的糖啊果的，一律“共产”，男兵们探亲带来的土特产也一律“交公”，当然，也有矛盾，但多半都是由男兵们吸烟引起的。他们受不了女兵们的监督和管制，因为一旦有谁违犯了戒烟公约而被女兵们发现，会立即被没收，并施以诸如买糖请客之类的惩罚。所以，尽管这里生活艰苦一些，工作繁重一些，但谁都不愿离开这个集体。如果有谁复员或调走，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不管是刚强的还是脆弱的，临走都免不了要哭鼻子。可是以后还能这样吗？昨天大家对杜欣欣的态度就是一个不祥之兆啊！

车子刚一停下，同志们都迎出来，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只是默默地垂手而立，远远投来敬畏的目光。

专程赶来做善后工作的总站政治处唐主任，把陆妈妈让进刚刚收拾出来的临时客房。进屋时，唐主任悄悄拉住我的衣角，小声问：

“都知道了？”

“还没呢。”我说。

唐主任也立刻紧张起来，又是倒水，又是让茶，又是剥糖果。他的动作是机械的，机械得近乎可笑，他的表情是尴尬的，尴尬得有些可怜。几次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沉默，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陆小芄同志，是个好同志……”唐主任终于鼓足勇气开口了。

“请您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陆妈妈脸部一阵痛苦

的痉挛。唐主任疑惑地看看我，意思是说：“怎么搞的！”

· 陆妈妈眼噙泪花，接着说：

“电报是从这里发出的，病危而不住院，我就怀疑，这次来，可能见不到我的芃芃了。下车后，小方同志的表情更证实了我的判断。”说完，一串泪珠顺着她那憔悴的脸上弯弯曲曲地流下来。

多么精明的老人啊！想不到这样难于启齿的问题就这样顺利地破开了。我完全可以想象到，老人接到电报时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景，一路上背着别人泪流不止的样子。说实在的，我真希望陆妈妈放声恸哭一场，把内心的痛苦和悲哀全都倾吐出来，这样我也许会更好受一些。

然而，陆妈妈把眼泪一擦，静静地听我汇报陆小芃牺牲的经过。末了我说：“陆小芃同志的英雄事迹，已经向上级党委报告了，我们给她请功！”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事故！”陆妈妈不满意地睨视了我一眼，冷冷地呛了我一句。

屋里的空气又陡然紧张起来。按照一般的经验，这时该是死者家属追究事故责任，要求惩处肇事者，提出种种要求的时候了。有的甚至胡搅蛮缠，借机刁难，接着就是无休止的马拉松式的善后工作。唐主任似乎预感到形势的不妙，向我使了个眼色，机敏地说：

“让陆妈妈休息休息，然后，看看小芃同志的遗容。”

陆妈妈嘴角抽动一下，顺从地站起来。

陆小芃的遗体停放在后院的一个房间里。虽然伤势太重，已经近乎体无完肤，但经过整容医生的一夜努力，基本上恢复了 she 生前的样子：安详、文静，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和鲜红的帽徽领章，把那张秀气的脸衬托得更加美丽。这对亲人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呀。经验证明，往往就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而引起家属的伤心，甚至大闹不止。

陆妈妈走在前面，步子很碎、很乱，毫无规则，几乎是踉踉跄跄了，看她那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扑到女儿身上，大哭一场，诉说一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最后一别呀！陆妈妈，您哭吧，您说吧，把内心的苦水都倒出来，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我们不会拦您的，只是时间不要太长了，别把身体搞垮了。可是走着走着，她的脚步越来越慢了，最后，终于停下来，完全改变了主意。

“我去看杜欣欣。”

啊——她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闸门呢，还是不愿惊扰安睡的爱女？

“这……”唐主任搓着手，有些为难。

“要不，一会儿叫杜欣欣到您那去。”我陪着小心，怯生生地说。

“不必了，我去看看，现在就去。”陆妈妈断然说。

从事故发生到现在，杜欣欣颗粒不沾，滴水不进，只是躺在床上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肿了。当陆妈妈颤巍巍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时，杜欣欣越发哭得伤心。两个瘦小的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着。陆妈妈抚摸着她散乱的头发，安慰说：

“孩子不要难过了，过失总是难免的，我不怪罪你，我想小芄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罪她的战友的。”

这是多么大的谅解和宽容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任凭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唐主任也转过脸去用手帕一个劲擦眼睛。欣欣听陆妈妈这样说，更加放开哭声：“我该死，我真该死呀！为什么不把我炸死，为什么……”

陆妈妈笑了。这笑，掩住凄楚的痕迹。她拿出自己的手帕，给欣欣擦着眼泪，嗔怪道：

“快别说这些傻话，孩子。起来，陪我出去走走，看看大伙去……”

四

大家都集中在会议室，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候着陆妈妈。当陆妈妈拉着欣欣的手出现在大伙面前时，又都沉痛地低下头。不知道怕引起陆妈妈伤心，还是怕陆妈妈引出自己的泪水，总之谁都不敢正视这位不幸的老人。

陆妈妈略一沉思，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撕下一页纸，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我：

“小方，你能不能派人去帮我发一封电报？”

我不明其意，打开条子一看，上面写道：

局党委：

事情和我来时预想的一样。看样子我要迟归数日，这里的孩子们需要我。

高 健

一切都明白了，我立即派一个男兵去办。

陆妈妈示意让大家坐下，然后沉痛地说：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女儿先我而去了，这是做母亲难以忍受的痛苦……”

这时，不知是谁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引起一片抽抽嗒嗒的哭声。陆妈妈不得不停下来。我发现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煞白的嘴唇咬出来一个血印，泪水在眼圈里打了几个旋儿，终于没有流下来。

屋子里渐渐又归于沉寂，陆妈妈用慈爱的、善良的目光看着大家，缓缓地说：

“你们的妈妈都不在这里，现在，我就以长辈的身份嘱咐你们几句：尽快把这件不幸的事情忘掉，甚至可以把芘芘忘掉，而仅仅需要记住的是教训，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你们要保守秘密，特别要向你们的母亲们保密，写一封家信，最好寄回一张照片，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做母亲的

心，不能因为这件事给她们带来不必要的牵挂；第三，欣欣没有错，小方站长还年轻，没有经验，我请求组织上不要给他们处分。这不是我的宽容，我想，这样做，含笑九泉的芄芄会得到更大的安慰；最后嘛，我希望把小芄的遗体尽快运走、火化，千万不要就地掩埋，据我了解，这里的民俗是忌讳这样做的，芄芄毕竟不是病死的，就连小孩子走到她的旁边都要害怕，所以，还是运走火化为好……”

陆妈妈这感人肺腑的话，真是催人泪下。这倒不是因为陆妈妈原谅了我，真的，我决不会因此而减少一点心灵上的自我谴责，我是被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所深深感动。我猜想杜欣欣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俩几乎同时扑在她的怀里：

“妈妈，我们的好妈妈！”

五

但是，还有一件难言的事情在苦苦地折磨着我的心。陆小芄不在了，只有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然而，小芄的死，给陆妈妈的打击已经够重的了，如果把这件事情再告诉她，无论如何是忍受不了的。就象一座桥梁，给它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它的负荷，如果再成倍地增加，那非断裂不可。再广阔的胸怀，也有一定的限度呵。于是，我决定还是暂时不说了吧。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女兵把陆小芄生前的遗物捧来了，轻轻地放在陆妈妈面前，让陆妈妈处理。

突然，有一封信从书页里掉出来，这是陆小芄生前写给妈妈的，显然还没来得及发出去。陆妈妈急忙拾起来，展开，揉揉眼睛，但看不清。又揉揉眼睛，把信举得老远，仍然看不清。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交给了欣欣：

“你念念吧，我没带花镜。”

杜欣欣双手接过来，小声念道：

“亲爱的妈妈：

好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您一定生我的气了吧？这段时间，站里工作太忙，训练任务又重，方站长一个人够累的。我是个党员，不帮助他怎么行？

“但是，我再告诉您一个使您高兴的消息。方站长最近找我谈了，他让我年底复员。开始我不同意，后来他说，妈妈需要你，组织上也需要你回到妈妈身边去照顾妈妈。不然的话，他就把我押送回去。你看他多有趣！不知为什么，他说啥我都乐意接受。他还让我转告您，他让您再耐心等几个月，那您就等几个月吧。

“妈妈，您也许奇怪我为什么老是提到他，上次探家，也是一提到他您就拿异样的目光看我。当时，我还不能解释清，也不敢向您解释。现在，我可以不害羞地告诉您了（反正是在写信，脸红心跳您也看不见），我喜欢他，从心眼儿里喜欢！

“现在，我们还没有互相表白自己的心迹，但我凭少女敏感的目光，凭我的心电波已经感触到，他也是爱我的，就象我爱他一样。我之所以不急于向他披露我的感情，除了部队这个特殊的环境外，更主要的，我不愿意结束我们兄妹般的纯真的友谊。就是他，为我尽了两年哥哥的责任，也为您尽了两年儿子的义务。

“妈妈，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把我隐瞒了两年的事情告诉您了：我的哥哥陆小安，在两年前的中越反击战中身负重伤，后来牺牲在医院里。当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难过万分。但是，妈妈，您应该感到骄傲。哥哥虽然没有象黄继光、梁英雄那样的英雄壮举，但他毕竟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祖国的人民，为了象您一样的千千万万的母亲而捐躯了！他没有给您丢脸，没有辜负您的养育之恩，更没有败坏爷爷、爸爸留下的忠烈家风……”

杜欣欣哽咽地再也读不下去了。整个会议室里一片低低的呜咽声。

陆妈妈仿佛没听清，或者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机械地把头转向我，语无伦次地问：

“小安？小安怎么了？……芄芄说的是小安吗？”

我哭着点点头。

陆妈妈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我发现她那疲惫的身子颤抖着，几根银发也跟着瑟瑟抖动。她没有眼泪，嘴角抽动着，干涩的双眼闪着木然的光，她受的打击太大了！

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约约传来庄严的歌声：“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这歌声，好象在远方，又象在心里，朦朦胧胧，缥缥缈缈，但大家都听到了。歌声将陆妈妈从呆痴中唤醒了，她凝神静听着，静听着，渐渐地在歌声中镇静下来。她示意杜欣欣继续读下去：

“……哥哥在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他，一直守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临终时，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怕您经受不住，我几次想发电让您来，都被他制止，最后，他要我暂时向您保密，直到我找到一个象哥哥一样的男朋友为止。我理解哥哥的心，所以我完全遵照哥哥遗言去做了。两年来，哥哥邮给您的信，都是出自文杰的手笔。他为了模仿哥哥的笔迹，照着哥哥以前给我的来信足足练了半年。写好后寄给哥哥部队的战友，再由那个战友转寄给您。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是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的。

“妈妈，您千万要想开点，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况且不久我就要回到您的身边。那时，我把我的新哥哥、您的新儿子方文杰带到您身边，他和哥哥一样，会讲好多好多故事，会唱好多好多歌，故事讲得非常非常动人，歌也唱得非常非常动听，您见到他一定会高兴的。

“妈妈，这封信我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一周。听文杰说，最近几天，就要进行手榴弹实弹考核，时间很紧，就不写了。如果您实在寂寞的话，就来部队住上几天，这里虽然没有山茶花陪伴着您，但有更好、更美的人！”

杜欣欣读完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同志们再也关不住感情的闸门，呜呜啾啾地哭起来。这可是军人的恸哭呵！男兵的哭，象山崩，似海啸，惊天动地；女兵的哭，象雨疾、似风鸣，撕心裂肺。陆妈妈几乎瘫坐在椅子上，实在控制不住，终于老泪纵横了！

那歌声又时断时续地传来：“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我牵挂，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这回听清了，这歌声不是在远方，也不是在心里，就是山那边儿学校里传来的，陆妈妈收住泪水，静静地听着，听着，突然，她象是猛然想起什么，问道：

“训练搞完了吗？”

“没有。”

陆妈妈若有所思地站起来，用异常深沉的语调说：

“孩子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芃芃说得对，我应该感到骄傲，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小安不需要眼泪，小芃不需要眼泪，他们的妈妈也不需要眼泪，而需要的是你们擦去眼泪，振作起来……包括你们的妈妈在内，也是这样希望的！”

哭声戛然而止，立时，会议室里笼罩着一般庄严、神圣的气氛一张张挂着泪珠的脸，慢慢抬起来，没用任何人喊口令，都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面向陆妈妈，缓缓地，缓缓地举起了右手……